紅樓夢/第10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零零回　破好事香菱結深恨　悲遠嫁寶玉感離情

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，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，外頭議論不一。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，便想到報上的饑荒，實在也著急，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，便迎上來跟著，等不得回去，在無人處便問：“老爺進去這半天，有什麼要緊的事？”賈政笑道：“并沒有事。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，有書來囑托照應我，所以說了些好話。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。”李十兒聽得，心內喜歡，不免又壯了些膽子，便竭力縱恿賈政許這親事。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挂礙，在外頭信息不早，難以打點，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，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，如若願意，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。家人奉命赶到京中，回明了王夫人，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并無處分，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，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，然後住著等信。

且說薛姨媽為著薛蟠這件人命官司，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，才定了誤殺具題。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，備銀贖罪。不想刑部駁審，又托人花了好些錢，總不中用，依舊定了個死罪，監著守候秋天大審。薛姨媽又氣又疼，日夜啼哭。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，說是：“哥哥本來沒造化。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，就該安安頓頓的守著過日子。在南邊已經鬧的不象樣，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，因為仗著親戚們的勢力，花了些銀錢，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。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，也該奉養母親才是，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。媽媽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，哭掉了多少眼淚。給他娶了親，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，不想命該如此，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，所以哥哥躲出門的。真正俗語說的‘冤家路兒狹’，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。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，花了銀錢不算，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干。無奈命里應該，也算自作自受。大凡養兒女是為著老來有靠，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，那里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？不是我說，哥哥的這樣行為，不是兒子，竟是個冤家對頭。媽媽再不明白，明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又受嫂子的氣。我呢，又不能常在這里勸解，我

看見媽媽這樣，那里放得下心。他雖說是傻，也不肯叫我回去。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，看見京報唬的了不得，所以才叫人來打點的。我想哥哥鬧了事，擔心的人也不少。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，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，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。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，趁哥哥的活口現在，問問各處的帳目。人家該咱們的，咱們該人家的，亦該請個舊伙計來算一算，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。”薛姨媽哭著說道：“這幾天為鬧你哥哥的事，你來了，不是你勸我，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。你還不知道，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，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家，銀子早拿來使完了。還有一個當舖，管事的逃了，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，也夾在里頭打官司。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，料著京里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，只好拿南邊公分里銀子并住房折變才夠。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信，說是南邊的公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。若是這麼著，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。”說著，又大哭起來。寶釵也哭著勸道：“銀錢的事，媽媽操心也不中用，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。單可恨這些伙計們，見咱們的勢頭兒敗了，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，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。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，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弟兄，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。媽媽若是疼我，聽我的話，有年紀的人，自己保重些。媽媽這一輩子。想來還不致挨凍受餓。家里這點子衣裳家伙，只好聽憑嫂子去，那是沒法兒的了。所有的家人婆子，瞧他們也沒心在這里，該去的叫他們去。就可怜香菱苦了一輩子，只好跟著媽媽過去。實在短什麼，我要是有的，還可以拿些個來，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。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，他聽見我哥哥的事，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。我們那一個還道是沒事的，所以不大著急，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的。”薛姨媽不等說完，便說：“好姑娘，你可別告訴他。他為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，如今才好了些。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，不但你添一層煩惱，我越發沒了依靠了。”寶釵道：“我也是這麼想，所以總沒告訴他。”正說著，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里哭喊道：“我的命是不要的了！男人呢，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。咱們如今索性鬧一鬧，大伙兒到法場上去拼一拼。”說著。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，撞的披頭散發。氣得薛姨媽白瞪著兩只眼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還虧得寶釵嫂子長，嫂子短，好一句，歹一句的勸他。金桂道：“姑奶奶，如今你是比不得頭里的了。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，我是個單身人兒，要臉做什麼！”說著，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，虧得人還多，扯住了，又勸了半天方住。把個寶琴唬的再不敢見他。若是薛蝌在家，他便抹粉施脂，描眉畫鬢，奇情异致的打扮收拾起來，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，或故意咳嗽一聲，或明知薛蝌在屋，特問房里何人。有時遇見薛蝌，他便妖妖喬喬，嬌嬌痴痴的問寒問熱，忽喜忽嗔。丫頭們看見，都赶忙躲開。他自己也不覺得，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，好行寶蟾之計。那薛蝌卻只躲著，有時遇見，也不敢不周旋一二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。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，越瞧越愛，越想越幻，那里還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。只有一宗，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收著，衣服縫

洗也是香菱，兩個人偶然說話，他來了，急忙散開，一發動了一個醋字。欲待發作薛蝌，卻是舍不得，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。卻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，倒弄得隱忍不發。

一日，寶蟾走來笑嘻嘻的向金桂道：“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？”金桂道：“沒有。”寶蟾笑道：“我說二爺的那种假正經是信不得的。咱們前日送了酒去，他說不會喝，剛才我見他到太太那屋里去，那臉上紅扑扑兒的一臉酒氣。奶奶不信，回來只在咱們院門口等他，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，看他說什麼。”金桂聽了，一心的怒氣，便道：“他那里就出來了呢。他既無情義，問他作什麼！”寶蟾道：“奶奶又迂了。他好說，咱們也好說，他不好說，咱們再另打主意。”金桂聽著有理，因叫寶蟾瞧著他，看他出去了。寶蟾答應著出來。金桂卻去打開鏡奩，又照了一照，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，然後拿一條灑花絹子，才要出來，又似忘了什麼的，心里倒不知怎麼是好了。只聽寶蟾外面說道：“二爺今日高興呵，那里喝了酒來了？”金桂聽了，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，連忙掀起帘子出來。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：“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，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鐘，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。”一句話沒說完，金桂早接口道：“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們自己家里的酒是有趣兒的。”薛蝌被他拿話一激，臉越紅了，連忙走過來陪笑道：“嫂子說那里的話。”寶蟾見他二人交談，便躲到屋里去了。

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，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，雙眸帶澀，別有一种謹願可怜之意，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洼國去了，因笑說道：“這麼說，你的酒是硬強著才肯喝的呢。”薛蝌道：“我那里喝得來。”金桂道：“不喝也好，強如象你哥哥喝出亂子來，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，象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！”說到這里，兩個眼已經乜斜了，兩腮上也覺紅暈了。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，打算著要走。金桂也看出來了，那里容得，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。薛蝌急了道：“嫂子放尊重些。”說著渾身亂顫。金桂索性老著臉道：“你只管進來，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。”正鬧著，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：“奶奶，香菱來了。”把金桂唬了一跳，回頭瞧時，卻是寶蟾掀著帘子看他二人的光景，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，赶忙知會金桂。金桂這一驚不小，手已松了。薛蝌得便脫身跑了。那香菱正走著，原不理會，忽聽寶蟾一嚷，才瞧見金桂在那里拉住薛蝌往里死拽。香菱卻唬的心頭亂跳，自己連忙轉身回去。這里金桂早已連嚇帶氣，呆呆的瞅著薛蝌去了。怔了半天，恨了一聲，自己掃興歸房，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。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里，剛走出腰門，看見這般，嚇回去了。

是日，寶釵在賈母屋里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。賈母說道：“既是同

鄉的人，很好。只是聽見那孩子到過我們家里，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連我們也不知道。”賈母道：“好便好，但是道兒太遠。雖然老爺在那里，倘或將來老爺調任，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兩家都是做官的，也是拿不定。或者那邊還調進來，即不然，終有個葉落歸根。況且老爺既在那里做官，上司已經說了，好意思不給么？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，只是不做主，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們願意更好。只是三丫頭這一去了，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？若再遲了，恐怕我赶不上再見他一面了。”說著，掉下淚來。王夫人道：“孩子們大了，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。就是本鄉本土的人，除非不做官還使得，若是做官的，誰保得住總在一處。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。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，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，甚至不給飯吃。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，他也摸不著。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，也不放他回來。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咱們使了他家的銀錢。可怜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。前兒我惦記他，打發人去瞧他，迎丫頭藏在耳房里不肯出來。老婆子們必要進去，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著幾件舊衣裳。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：‘回去別說我這麼苦，這也是命里所招，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，不但摸不著，反要添一頓打。說是我告訴的。’老太太想想，這倒是近處眼見的，若不好更難受。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，大老爺也不出個頭！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。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，老爺既看見過女婿，定然是好才許的。只請老太太示下，擇個好日子，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。該怎麼著，老爺也不肯將就。”賈母道：“有他老子作主，你就料理妥當，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，也就定了一件事。”王夫人答應著“是”。寶釵聽得明白，也不敢則聲，只是心里叫苦：“我們家里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，如今又要遠嫁，眼看著這里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。”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，他也送了出來，一徑回到自己房中，并不與寶玉說話。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，便將聽見的話說了。襲人也很不受用。

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，反歡喜起來，心里說道：“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，我何從還是個娘，比他的丫頭還不濟。況且洑上水護著別人。他擋在頭里，連環兒也不得出頭。如今老爺接了去，我倒乾淨。想要他孝敬我，不能夠了。只願意他象迎丫頭似的，我也稱稱願。”一面想著，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：“姑娘，你是要高飛的人了，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里還好。想來你也是願意的。便是養了你一場，并沒有借你的光兒。就是我有七分不好，也有三分的好，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。”探春聽著毫無道理，只低頭作活，一句也不言語。趙姨娘見他不理，氣忿忿的自己去了。

這里探春又氣又笑，又傷心，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。坐了一回，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。寶玉因問道：“三妹妹，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里來著。我還聽見說，林

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。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。”探春笑道：“那是你心里想著罷了。只是那夜卻怪，不似人家鼓樂之音。你的話或者也是。”寶玉聽了，更以為實。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，曾見一人，說是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必是那里的仙子臨凡。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，飄飄艷艷，何等風致。過了一回，探春去了。因必要紫鵑過來，立即回了賈母去叫他。無奈紫鵑心里不願意，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，也就沒法，只是在寶玉跟前，不是噯聲，就是歎氣的。寶玉背地里拉著他，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，紫鵑從沒好話回答。寶釵倒背底里夸他有忠心，并不嗔怪他。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，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，便回了賈母王夫人，將他配了一個小廝，各自過活去了。王奶媽養著他，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。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了老太太。寶玉本想念黛玉，因此及彼，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，更加納悶。悶到無可如何，忽又想起黛玉死得這樣清楚，必是離凡返仙去了，反又喜歡。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里講究探春出嫁之事，寶玉聽了，啊呀的一聲，哭倒在炕上。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：“怎麼了？”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，定了一回子神，說道：“這日子過不得了！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！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。大姐姐呢已經死了，這也罷了，沒天天在一塊。二姐姐呢，碰著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。三妹妹又要遠嫁，總不得見的了。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里去。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。這些姐姐妹妹，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里，單留我做什麼！”襲人忙又拿話解勸。寶釵擺著手說：“你不用勸他，讓我來問他。”因問著寶玉道：“据你的心里，要這些姐妹都在家里陪到你老了，都不要為終身的事嗎？若說別人，或者還有別的想頭。你自己的姐姐妹妹，不用說沒有遠嫁的，就是有，老爺作主，你有什麼法兒！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，若是都象你，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。大凡人念書，原為的是明理，怎麼你益發糊涂了。這麼說起來，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，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著你。”寶玉聽了，兩只手拉住寶釵襲人道：“我也知道。為什麼散的這麼早呢？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。”襲人掩著他的嘴道：“又胡說。才這兩天身上好些，二奶奶才吃些飯。若是你又鬧翻了，我也不管了。”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，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才好，只得強說道：“我卻明白，但只是心里鬧的慌。”寶釵也不理他，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，慢慢的開導他。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，寶釵道：“這怕什麼。等消停幾日，待他心里明白，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。況且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，不象那些假惺惺的人，少不得有一番箴諫。他以後便不是這樣了。”正說著，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，知道寶玉舊病又發，叫襲人勸說安慰，叫他不要胡思亂想。襲人等應了。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。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，雖不備妝奩，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，便把鳳姐叫來，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，即叫他料理去。鳳姐答應，不知怎麼辦理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